

都市女性水墨

The Wash Paintings of Urban Women

●徐虹 Xu Hong

传统水墨中的“主旋律”，是对远离尘寰的自然与心境的向往。用水墨形式表现当代都市生活确实是一种创举，它为这一画种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画都市人形态，画他们的生活场景，他们的精神状态，亲近而不是疏离现实生活，应该说这是水墨走向当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由于对当下性的描绘是一种新的尝试，虽然水墨的画种界限、笔墨规范等等仍然起着作用，但是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和环境、道具、着装、习惯等变化，已远不是古代山水花鸟人物画的表现形式所能承担的。因为传统笔墨是在描绘自然之物和自然有关的环境以及人的精神状态中发展和积淀的，当代水墨必须描绘人造之物以及与之有关的人造环境和当代人的精神状态。

于是出现了有意思的问题：如果固守传统的语言规范，就很难表现当代题材和当代情调。而恰恰是男性画家宁愿在藩篱中不愿离开，这是由于他们的社会文化地位和意识中的文化责任感所导致的。而正是在这一方面，女画家应该拥有特殊的优势，因为这符合当代女性艺术发展的倾向。

从一些现有的描绘当代人生活的水墨画看，更多的是一种概



念性的人物形象充塞在画面上，比如有先天缺陷的白痴似的人物，心理萎缩的故意夸大女性性征和缩小男性形象，漂浮的支离破碎的当代人物，或者面对物质繁荣而不知所措的扭曲变态的人物……往往很容易给这些作品套上“反现实”和文化“叛逆性”的帽子，但很难区分苍白无力的平庸之作和有创造力的作品，尤其是在当代文化思潮中的人们，他们总是忧心忡忡，怕自己落伍。

与男画家们相比，女性画家在水墨创作上似乎更得心应手一些，因为“传统”排斥了她们，她们也大可不必为“传统”负责。“女人善变”和捉摸不定，是中外文人最喜欢渲染的事情。这也成为我们某些艺术评论家的口头禅——她们富于幻想而不切实际，既灵活又单纯，喜爱身边琐碎小事而不善于思考和建构宏大主题……既然已经认定女性的心态和思维特征，比如“小女人习气”或“不关心宏大叙事”等，她们现在尽可以索性让人们如此这般地认为下去，只不过她们现在的有为之和过去不得不如此按这个“女人”气质和目标努力，在精神境界上大不一样。从这次水墨画展览看，她们确实发挥了灵活善变、富于幻想等特点，而对于宏大叙事的轻

- 1、园林春色 中国画 杨春华
- 2、寻找山水1 中国画 张雅燕
- 3、机械生活 中国画 付晓东
- 4、欧洲城市风景 中国画 刘坚

慢，在绘画创作中并不一定就是缺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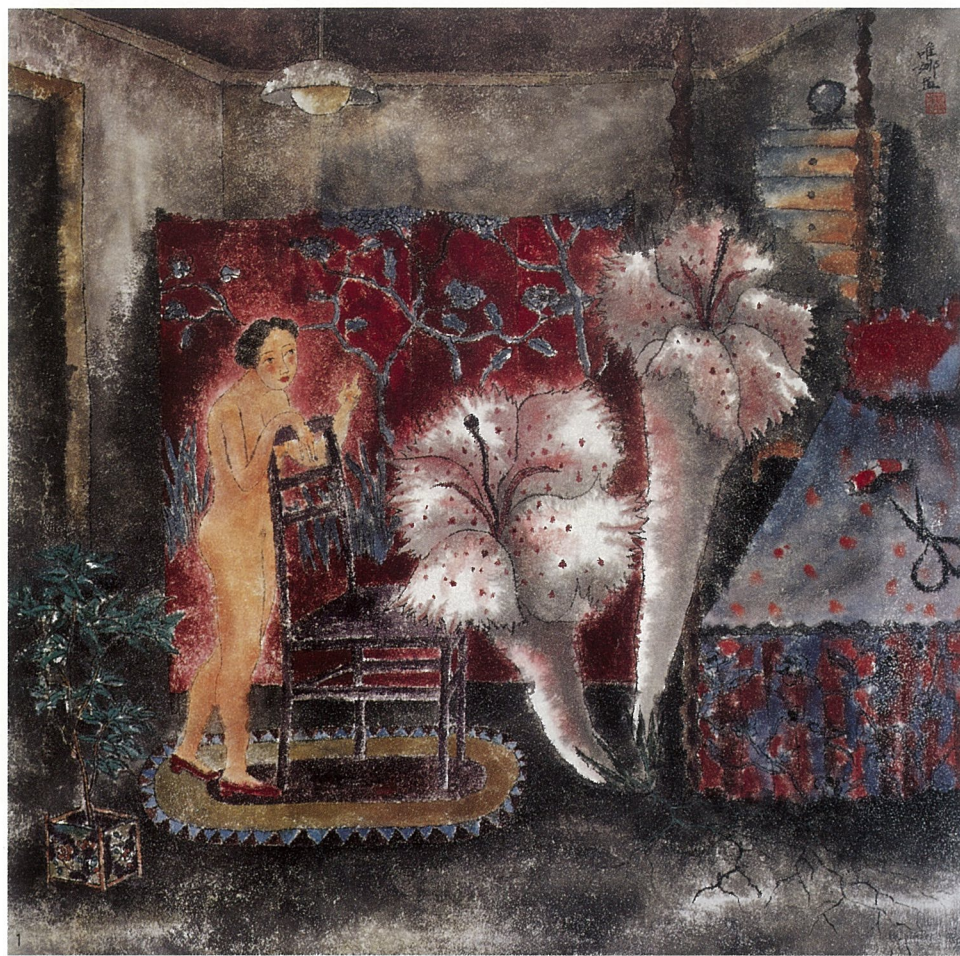
我以下面四位画家为例，看看女性水墨画家们如何表达当代都市生活和她们自己：

宫丽描绘都市年轻女性生活状态，从现有的几件作品看，主要描绘对象是年轻的上班一族。她们有的出现在美容院，有的在客厅喝茶，有在自家浴室洗澡的，还有在分割成小方格的拥挤的办公室工作的。总体看，宫丽描绘这些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正面的和谐与协调的，尽管她的构图故意显得局促，人物经常像是在一些较拥挤的小空间里活动，并且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明显地有都市生活的紧张节奏感。但画中人物的表情和姿态，却是放松而悠然自得，这些年轻女性看上去自信而优雅。她们在美容院里等待时显得有教养和耐心；喝下午茶时互相之间不乏温婉的交谈；下班回家后泡在浴缸里看着轻松的书报；就连上班，工作空间非常拥挤，工作板上贴满工作文件，她们还能将盆栽或剪枝花木放到办公桌上。她们虽然忙碌，但还可以忙里偷闲地拿着纸杯喝饮料，涂口红，或者从格子空间里伸脸到对方的空间去讲几句话……她们穿着装扮入时轻松，



举止得体自然，好像她们非常适应环境，尽管她们年轻，她们忙碌，她们的空间过于狭小，但她们依然充满青春活力，很合理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有人说过，都市文化是女性的文化，如果从灵活多变，忙碌又休闲，并且可以同时分身干几件事的特性看，那么女性由于她的社会角色培养起来的能力，比如以前在农业社会里只能在狭小的家庭中一边忙着纺纱织布，一边管孩子做饭，伺候公婆等等团团转的能力，现在出现在城市的公共生活之中，可以在都市生存中进一步得到伸展。而女画家宫丽能以自己的女性敏感的触须，感受到了都市给女性带来的发展机会，她确实画出了都市和女性关系的一个正面的内容，并且是有关于当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如何发生变化的一个讨论。

何唯娜的作品是属于描绘私密空间一类，但画家显然非常富有想象力并且善于从日常生活的物品中发现新的表现可能性来挑战已有的表现符号。在她的浴室系列画中，浴缸、花、女人等，可以引起关于身体与性的幻想，当然男性直接画性和性的感受，浴室似乎是女性的专利，因为其中的浴缸等梳洗用品过于女性化而使男画家不屑于去画。如果仅如此，那何唯娜还只是重复已有的被人用过的象征符号继续表达有关女性私生活的私密性而已，尽管她用那种肉色的颜色以及怪异开着的花朵来增强浴室的神秘不寻常的气氛，因为公共场合的一切都显得平常和司空见惯，只有私密的空间才最为个人化和最真实，“浴室是最为真实的表达，浴室是女人的王国”。引起观者注意的，也是她画中最让人感到与日常经验相左的，是在浴缸中有一只泡着的大皮包，微微敞开狭长的口子，露出有拉链的边沿，而和这奇怪的大包一起泡在水中的是一名洗澡的女子，如《水中的大红包》或坐着的女子如《黄皮包》。从何唯娜画的在浴缸里洗澡的女子《水中之花》和洗手池中泡着的红色高跟鞋《水中的红鞋》看，就会猜测这些色彩鲜艳的大皮包在画中所隐含的象征，是有关性的象征。很有意味的是何唯娜对自己进入浴室的感受和心情描写为脱下和洗去一切外来事物的包绕一



的，可以理解为她的等待是等待变化，她理解吸收或认可这些变化。就如她所描写自己的都市生活状态，她无所事事在城市的街头闲逛，心情淡然自如，那么周遭变化的环境就会给她留下印痕，随着时间过去，她从一种模糊的状态转向清晰，尤其是当这种清晰出现在画布上时。不能说潘缨完全是被动地“等待”现实向她的侵染，而是她主动地去感受生活的变化并一直在感受中酝酿和想象新的艺术方式。她描绘的那些城市年轻女性，无论从气质上还是她所用的笔法晕染技巧，全然是清新富有生命气息的。那些身着牛仔裤，白体恤在阳光下坐着的女孩（《阳光》系列）和在月影下的女孩（《蚀》系列），或身着夏装坐在海滩边喝饮料的女孩，

都能从中领会到潘缨在这些人物上倾注了自己对待生活的真实态度。

王彦萍的作品看起来像是在一个空房里发生的事，一扇屏风，一张桌子。屏风上有小鸟花纹，桌子中间摆放着茶具或瓶花。和她以前描绘自己心路历程的作品比较看，现在的作品似乎更回归传统了，时间静滞，空间空虚，没有人影的世界和以前那个在孩子、自己的成长、家务活儿之间忙碌的身影不见了。好像年龄越大越沉静。但是能看到她画中的表现手法和绘画观念的变化，她更注意纸

的肌理感受，将纸和色彩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既微妙又单纯，形象的处理也变得富有象征意味，那些由于屏风的关系被折成几叠的物象显示了时间和空间之间，尤其是经历过的事件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说官丽和潘缨通过画看得见的城市年

一无论是衣服还是各种气体膏体。但如何表达这种女性身体这种脱卸外物以后的愉悦轻松，这在简单的画面中要表达复杂的感受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借助水墨语言并要显示水墨的单纯形式感。而浮在水中的色彩鲜艳的皮包以及浴后在地上和女人在一起的皮包，从它们撑开的口子表情以及它们所显示的令人注目的位置看，画家却是要借它来表达出一种身体的状态，一种关于女性身体状态的言说……

潘缨的作品似乎一直在变化，就如她自己在谈到描绘日常生活时说的那样一直在“等待”什么，从她所画的题材变化看，最早她画装饰性的边疆少女，到后来画抽象的水墨条带，到这两年画城市中的年轻女子，显然她对客观环境变化是敏感



轻女性的外在形象表达一种心境，王彦萍则反映的是一种远离表层城市生活的内心体验，那是平静和谐的，没有抗争和焦虑，有回忆和淡淡的感慨，将作品做到如此细致和“淡而有味”，其实表现出的是都市文化另一面的要求——优雅和符合分寸感的表达，这与现代都市生活的游戏规则相符合。

对都市生活有兴趣，面对现实仍悠游自如的女画家还有黄欢和其他几位；身在都市却对乡间自然充满想象的女画家有刘文杰和韦红燕……她们的作品也都值得品味和分析。韦红燕的作品，虽然是对旷野自然环境的幻想，但显然那些植物是经过人工照管或者加工修剪过的，就像在植物园的暖房和花园里所看到的一样。也许这只是当代画家环境限制的不自觉表现。刘文杰的《物华》也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环境，和传统绘画中的名山大川有很大距离。纪京宁的作品是有关乡村的理想和都市人心境之间的切换，她的绘画主要表现女性和家庭的关系，并且有将母子关系永恒化的倾向，她画中的母亲造型显然是理想化人格的体现，表明母性的伟大和不朽。但基于她画的是一种生活化的辛劳、平静的女性形象而不是古典温柔、端庄贤淑的菩萨造型，可以说那是现代人尤其是现代女性对自身形象肯定的认知。

从这次“第四届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中的“她们的都市”展览中也可以看到女性画家丰富和多层面的都市体验，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也会对都市生活产生不同的印象，作出不同的分析和判断。如果说官丽和潘缨表现的是较为正面的都市感受，那么靳卫红和付晓东恰是较负面的感受。

靳卫红《无边的孤独》表现的是人与环境（或人与自身欲望）的矛盾，她画中的背景像是房子，而地上的砖块在裂开，苍白得如符号般的人物形象在倾斜，像正在遭遇地震……这件作品表现出人在当代环境中的不适应性，以及当代人的孤独和焦虑。

付晓东的《机械生活》表现了对人造物的反感。但她将



人造的钢铁制品“有机化”，即这些机械的物体纠合在一起，像一个内脏器官般的蠕动着，生长着，有吞噬一切的活力。

与中国女性艺术家对表现心境的重视相比，展览中的国外女艺术家作品由于艺术传统背景的差异而显得不同。如安格尔的《结构》、艾娃《柏林城市地图》、狄安娜《艺术家声明》等，对水墨画用线的理解和抽象视觉的关系作有机的连接，表现一种和视觉心理有关的形式感。这与中国水墨画基本靠比兴式的领会体悟方式有很大距离。

在海外生活过的女性艺术家如刘俐蕴的《水痕墨迹——小汽车·吸尘器·熨斗·飞机》，用一种幽默轻松的态度对待工业文明的产物，充分利用了水墨的轻、松、淡的特性，将钢铁庞然大物画得像一个小毛毛虫，或者是一小团棉花般的“玩具”，将一种解构的观念和笔墨技巧结合在一起。这也可以看作女性画家因为不必要背负太多的包袱反而可以自然轻松地得到想要的效果。

用水墨语言表现当代生活是一个正在发展变化的过程，无论从题材或从表现手法看，这次展览的韩国女艺术家作品对我们也有所启示。对她们来讲，西方

艺术是外来的，中国的水墨艺术也是外来的，当然她们作为东方人有自己的文化倾向。中国文化和历史环境对中国艺术家的影响，是西方和韩国的艺术家难以想象的，但随着“深圳水墨双年展”的继续举办，多种文化的交流、融合、参照必将会使中国水墨在表现形式和题材内容上有大的突破，而女性艺术家将在这种突破的实验中获得更大的展示空间。

1. 奇葩之二 中国画 何唯娜
2. 魔眼 中国画 索菲
3. 繁花之上 中国画 徐冬梅
4. 都市广角之二 中国画 关天颖